

說

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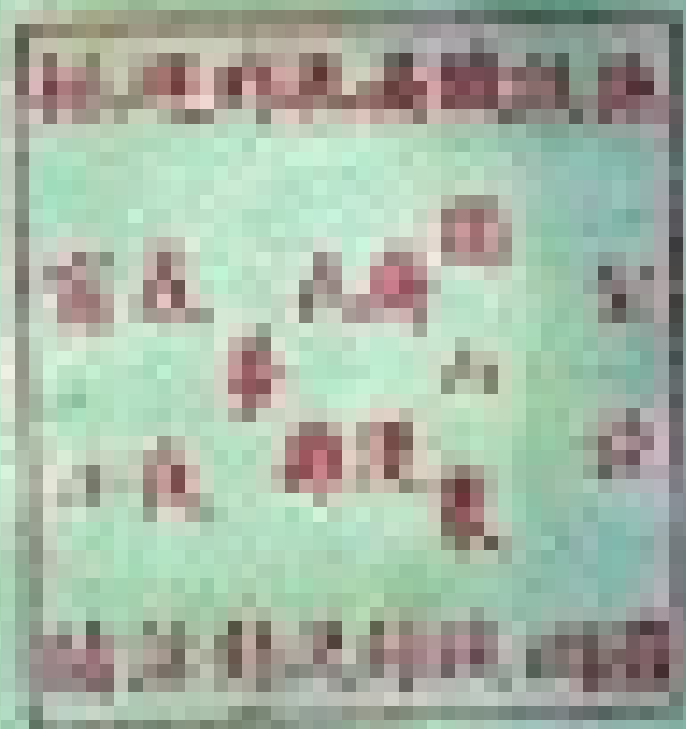
第十四冊

孫談鐵高孔昨避楓

園山叢
齋漫
氏雜
夢
戎夜
窗小

公談

國淵談錄說錄話牘



紹聖初。黨錮禍起。先公謫居臨汀。竟捐館舍。其平生出處。誕畧。臨汀。劉君序之。為詳。後六十有八年。競以事來此。訪先公之寓居。與當時之故老。求能道先公時事者。邈不可得。獨慨然太息久之。偶攜所謂談圃者。隨行。因請於外舅。郡太守晁公。欲傳於世。欣然領略之。遂繫於木。且以為臨汀故事云。乾道二年六月望日。李孫兢謹書於州治之鎮山堂。

紹聖之改元也。凡仕于元祐。而貴顯者。例皆竄貶。湖南嶺表相望。而錯趾。惟閩郡獨孫公一人。遷於臨汀。四年夏五月。單車而至。屏處林谷。幅巾杖屨。往來乎精藍幽塢之間。其後避謗。杜門不出。余時侍親守官長汀縣。竊從公游。聞公言。皆可以為後世法。亦足以見公平生所存之大節。於是退而筆之。集為三卷。命曰孫公談圃。公狀貌奇特。眉目孤聳。望之凜然可畏。元祐時。歷三院。遷左史。入中書。為舍人。危言讜論。內外憚之。已而忤時宰意。以集賢殿修撰。留守南都。後遷天章閣待制。其謫官也。自南都為歸州。遂以散秩。謫臨汀。公在汀二年。竟以疾終。明年歲在庚辰。天子嗣位。盡還公官職。士大夫傷公之不及見也。余辱公之知且久。而公之語亦嘗屬余記焉。公之子幼而孤。則其事久或不傳。於是詳而述之。庶幾不為負公者。非特為談圃道也。公

諱升。字君子。高郵人。建中靖國元年正月初四日。臨江劉延世述之引。

孫公談圃卷上

宋 劉延世撰

昭文張海鵬訂

藝祖生西京夾馬營。營前陳學究聚生徒爲學。宣祖遣藝祖從之。上微時猶嫉惡。不容人過。陳時時開諭。後得趙學究卽館于汴第。杜后錄陳之舊。召至門下。與趙俱爲門客。然藝祖獨與趙計事。陳不與也。其後藝祖踐祚。而陳居陳州村舍。聚生徒如故。逮太宗判南衙。使人召之。居無何。有言開封之政皆出于陳。藝祖怒問狀。太宗懼。遂遣之。且以白金贈行。陳歸半道。盡爲盜掠。居陳村舍。生徒日衰。飢寒無與從者。太宗卽位。以左司諫召之。官吏大集其門。館于驛舍。一夕醉飽而死。趙學究卽趙普也。陳忘其名。崔伯易能道其詳。屢欲作傳。

周孟陽春卿英廟宮僚也。聖眷素厚。書簡以老大稱之。當儲副時。固辭不就。而魏公亟欲定大計。使人誚春卿。春卿因造臥內諭意。時裕陵秉燭侍立。上曰。所以不就者。避禍也。春卿曰。今日之事。太尉豈不知。若果不就。必當別立他人。太尉能避禍乎。上大悟。卽拜春卿床下。遂正儲位。裕陵在東宮。朝廷復以春卿爲翼。善春卿爲

人純直。謂不當爲父子宮僚。上表力辭。有親奉堯言。躬承禹拜之句。魏公怒曰。不易丙吉。初朝廷闕副樞人。以春卿必膺是命。已而寢不報。迨裕陵卽位。孫永述其事。始進天章閣待制入謝。上撫慰甚厚。未幾以疾終。家貧不克葬。露殯佛寺。元祐御史賈易請依王雱例中使護葬。宣仁曰。待其子來。子定民至。盡哀英廟所賜御札上之。賜銀千兩。官其一孫。

趙參政抃悅道初好神仙術。在成都有僧上詩云。須向維摩頂上行。悅道遂悟。後有道士獻紫金盃。悅道拒不受。道士求金三兩易之。悅道曰。吾以三兩凡金換奇金不可。在青州有何郎中相傳晉時人公招之至。則鬚髮皓白。肌膚如槁木。龍鍾幾不能步。而飲啖自若。悅道問其羸。使兩吏扶掖而出。至門外則行步如飛。吏還報悅道大駭。使健步追之。已失所在。悅道後歸鄉里。一日忽遍辭親友。其子屹怪其形色異常。問後事。悅道厲聲斥之。少頃跌坐而化。

秦州西溪多蚊。使者行。按左右以艾煙燻之。有一廳吏醉仆。爲蚊所嗜而死。世傳飽似櫻桃重。飢如柳絮輕。但知從此去。不要問前程。范文正公詩也。西溪瀚海堰呂蒙正所治。至今屋記尚在。後文正繼往故堰之城。至今爲利。

王青晏元獻公門下常賣人。自號王實頭。常遇奇士。傳一相術。時時相公之奴婢輒中。夫人一日呼至堂下。青遽相其女。曰。此國夫人也。夫人笑曰。爲我擇一佳壻。青應聲曰。恰有一秀才姓富。須做宰相。明年狀元及第。在興國寺下。元獻退朝。夫人具道其事。使人通好。明年富黜于春官。晏以青爲妄。大悔之。未幾富中大科。恩比狀元。卽大丞相鄭公也。青有女壻時秀才。儀貌甚偉。衆以青善相。必得非常人。青曰。吾女命薄。安敢適富貴人。時生亦非遠到。果及第而卒。

司馬溫公之薨。當明堂大享。朝臣以致齋不及奠。肆赦畢。蘇子瞻率同輩以往。而程頤固爭引論語。子于是日哭。則不歌。子瞻曰。明堂乃吉禮。不可謂歌。則不哭也。頤又諭司馬諸孤不得受弔。子瞻戲曰。頤可謂煥糟鄙俚。叔孫通聞者笑之。

呂相端奉使高麗。過洋。祝之曰。回日無虞。當以金書維摩經爲謝。比回。風濤輒作。遂取經沉之。聞絲竹之聲起于舟下。音韻清越。非人間比。經沉隱隱而去。崔伯易在禮部。求奉使高麗故實。遂得申公事。故楊康國錢總管寫此經往豐稷。爲楊掌牋表言。東海洋龍宮之寶藏所也。氣如厚霧。雖無風亦有巨浪。使人臥木匣中。雖蕩而身不搖。食物盡嘔。唯飲少漿。舟前大龜如屋。兩目如巨燭。光耀沙上。舟人以此

卜之見則無虞也

荆公爲江西漕夢小龍呼相公求夾注維摩經十卷久而忘之後至友人家見佛堂中有是經因錄而送願及在相府夢小龍來謝

吳待問得解時母已八十餘歲欲赴禮部見鄰人泣下鄰人曰秀才但行吾遣妻兒往母卹其失所待問下第不果歸次舉登第及門方知母已亡問殯所乃在一路隅待問欲遷鄰人云初已卜地無何至此柩繩自斷遂藁葬待問引術者求佳處數日無易路隅之吉遂爲兆域後諸子相繼登第而冲卿入相

交趾犯邕州蘇緘知不可守自殘其家坐廳事罵賊而死朝廷命郭達討之交趾地熱死者十八九至富梁江止存一二人所過暴犯無噍類士頗思戰達下令敢言戰者斬相持久之食盡有覘者言嘗粟江外可取燕達疑有伏兵以蕃落騎五千衛而後往交趾洪貞太子素養卒五百禁嗜慾敬以陣法銳甚人執金牌爲號果遇于害傍達以蕃落騎誘至平地大破于江中其卒猶執金牌而沒遂擒太子因是納款當時多罪達不深入乘勝覆其巢穴也

元豐修城李士京主其役日費四百千爲傭直元祐初公爲御史按圖眎開發處來

山乾艮。例皆發掘。將至震地。卽上言民庶之家。猶有避忌。況天子衆大之君乎。其論甚切。因是罷役。浚濠時。土中得一物。狀類人而無眉目。埋之他處。所掘得及昇去之人皆死。或言太歲也。又獲大蛇。類龍。送金明池。是夜大風飄瓦。

子瞻以溫公論薦。簾眷甚厚。議者且爲執政矣。公力言蘇軾爲翰林學士。其任已極。不可以加。如用文章爲執政。則國朝趙普王旦韓琦未嘗以文稱。又言王安石在翰苑爲稱職。及居相位。天下多事。以安石止。可以爲翰林。則軾不過如此而已。若欲以軾爲輔佐。願以安石爲戒。

子瞻試館職。策題論漢文帝宣帝及仁宗神宗。公率傅堯俞王嵩叟言。以文帝有蔽。則仁宗不爲無蔽。以宣帝有失。則神宗不爲無失。雖不明言。其意在此。久之御批軾特放罪。

仁廟聖誕。乃李淑妃也。謚章懿太后。晏殊撰碑。薨時上幼。章獻養爲己子。雖上亦不知也。及卽位。章獻稱制。而楊太妃病革。上問疾。楊密語其事。上大慟。卽見執政欲行服。章獻難之。衆無敢言。獨呂夷簡不去。進曰。陛下萬歲後。獨不念劉氏乎。於是持心喪。然宮中稍有異說。章獻崩。卽日遣人發李太后棺。驗之。形色如生。鬢髮鬱鬱。

然無少異。上于是存撫諸劉。晏殊撰神道碑。不白其事。上不悅。後升祔二后赦文。孫朴當筆直言。爲天下之母。育天下之君。上覽之感涕。孫遂參大政。

司馬溫公隧碑。賜名清忠粹德。紹聖初。毀磨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一匠氏揮斤而擊。未盡碎。忽仆于碑下而死。

鄭毅夫未第時。夢浴池中。化爲大龍。池邊小兒數十。拍手呼爲龍公來。旣覺。猶見其尾曳牀間。卒于安州。十年貧不克葬。滕元發爲郡。一日夢毅夫來。但見轎中一白龍身。首卽毅夫也。元發因出俸營窆。

荆公爲許子春作家譜。子春寄歐陽永叔。而隱其名。永叔未及觀。後因曝書。讀之稱善。初疑荆公作。旣而曰。介甫安能爲必子固也。

蘇洵明允作權書。永叔大奇之。爲改書中所用崩亂十餘字。奏于朝。明允因得官。

崔公度伯易。自號曲轅先生。作太行山賦。以太行近時忌。改作感山賦。裴煜得之。獻魏公。未及品藻。示永叔。永叔題其後曰。司馬子長之流也。魏公因薦其文英廟。欲擢以館職。魏公言未見其人之賢否。召與語。未爲晚也。後數日。伯易與友人會話。坐上忽齎詰身至。乃授伯易潁川防禦推官。國子監直講。荆公嘗云。感山賦不若

明珠賦

公言昔曾得椰子酒嘗之。余因曰：椰子本出伽廬國，其地熱衡，植椰子木爲蔭，剖其實，中有酒能醉人。若他國所釀，多不同。西域葡萄酒，南蠻檳榔酒，扶南石榴酒，辰溪釣藤酒，赤土國甘蔗酒。

予贍得罪時，有朝士賣一詩策，內有使墨君事者，遂下獄。李定何正臣劾其事，以指斥論。謂蘇曰：學士素有名節，何不與他招了？蘇曰：軾爲人臣，不敢萌此心，却未知何人造此意。一日禁中遣馮宗道按獄止，貶黃州團練副使。

李撰徐禧爲同人時，善景德寺嚴法華，嚴死，又與小法華善。一日法華引禧撰往相國寺小巷中，至一茅茨間，見一老人藉薦而坐。老人見撰曰：華山童子也得也得。次見禧，託曰：許真君兒。五代時宰相殺人多，減三品，後禧貶永洛，以給事中贈金紫光祿大夫，果第四品也。禧洪州人，家住許真君觀後。是時京師盛傳老人有奇術，西駙馬店火，先一日往店後孫家，懷中出一木，略如魚狀，曰：此行雨龍也。我於玉皇大帝處借來取水一椀，以木魚盡洒屋壁，懷之而去。是夜火，孫氏宅惟焚一廁，乃木灑水不至處也。

溫公大更法令。欽之子瞻密言。宜慮後患。溫公起立拱手。厲聲曰。天若祚宋。必無此事。二人語塞而去。方其病也。猶肩輿見呂申公。議改都省。臨終牀簀蕭然。惟枕間有役書一卷。故公爲挽詞云。漏殘餘一榻。曾不爲黃金。

儂智高陷邕州。狄青討之。列軍陣城下。智高大宴城頭。鼓吹振作。一人衣道服罵官軍。有善射者一矢斃之。青隨行倚河東。王簡子爲先鋒。勇甚。爲鏖所殺。青見之汗出如雨。世言青真武神也。至是曳兩皂旗。麾兵而戰。先用蕃落馬。貫賊亂之大呼騎步夾進。遂破智高。是時智高可擒。青疑有伏兵。乃止。

孫莘老知福州時。民有次市易錢繫獄甚衆。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于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者何也。衆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又無露坐者。孰若以錢爲獄囚償官逋。使數百人釋枷鎖之苦。其得福豈不多乎。富人不。得已諾之。即日輸錢。囹圄遂空。

杜祁公爲人清約。平生非賓客不食羊肉。時朝多恩賜。請求無不從。祁公尤抑倖所請。卽封還其私謁。上必曰。朕無不可。但這白鬚老子不肯。

汀州地多香薷。閩人呼爲香薷。公曰。孰是。予曰。左傳言。一薰一蕕。十年尚有臭。杜預

曰。猶臭草也。漢書薰以香自燒。顏籀曰。薰香草也。左氏以薰對猶。是不得為香草。今香茸自甲折至。花時投穀俎中。馥然謂之臭草可乎。按本香草。薰音兼。味辛。注云。家家有之。主霍亂。今醫家用香茸。正療此疾。味亦辛。但淮南為香茸。閩中呼為香猶。此非當以本草為證。公曰。信是。

杜太監植少子灼。為李定所招。定曰。莫要剝了綠衫。灼從容對曰。綠衫未剝。恐先剝了紫衫。定大怒。枷送司理院。求其贓罪。不得。以他事坐之。衝替而已。定未幾。果以不持所生母仇氏服。貶官而死。灼今為循州興甯尉。

王德用號黑王相。年十九。從父討西賊。威名大震。西人兒啼。即呼黑大王來以懼。以德用在朝。屢引年。仁宗惜其去。兩為減年。一日除樞密使。孔道輔上言。德用狀類藝祖。宅枕乾岡。即出知隨州。謝表云。狀類藝祖。父母所生。宅枕乾岡。先朝所賜。時人莫不多其言。

藝祖從世宗征淮南。有徐氏世以酒坊為業。上每訪其家。必進美酒。無小大奉事甚謹。徐氏知人望已歸。即從容屬異日計。上曰。汝輩來。吾何以驗之。徐氏曰。某全家人手。指節不全。不過存中節。世謂徐雞爪。迨上登極。諸徐來。皆願得酒坊許之。今

西樞曾布。其母朱氏。即徐氏外生。亦無中指節。故西樞亦然。世以其異故貴。不知其氣所傳。自外氏諸徐也。

仁宗嘗患腰疼。李公主薦一黥卒。即召見。用針刺腰。針才出。即奏云。官家起行。上如其言。行步如故。遂賜號興龍穴。

劉虛白。金陵人。善三輔學堂。只相兩府。見曾子固曰。乞兒也。陳執中為撫州通判使。者將劾之。虛白曰。無患。公當作宰相。使者果被召。半道而去。王益知韶州。自期必至。公輔韶。有張九齡廟。相傳兩府過。雖赤日亦下雨。過雨作。尤自負。還金陵。盛服見虛白。曰。幾時入兩府。虛白笑曰。只做得都官。益大怒。欲危以事。時茶禁嚴。聞虛白自南來。使人伺察。為一郡將庇之。得免。後虛白竟以他事杖脊。而益果終都官郎中。

荆公以勞病。夜焚紙錢。平甫戲曰。天曹也行倉法時。新立倉法。胥吏重祿者。皆用馬人。以為不便。故平甫譏之也。

夏文莊父為侍禁時。文莊尚幼。有道士愛之。乞為養子。父止。文莊一子弗許。道士曰。是兒有仙骨。不爾位極人臣。但可惜墮落了。後文莊為通判。又見昔日道士曰。尚

可作地仙。在成都復見道士跨驢於市。搖手曰。無及矣。遂不復見。
公嘗與孫莘老傳師喬希聖。閤求仁約。異日為林下友。不至者。以書督之。公曰。今莘
老希聖相繼謝世。獨傳師尚顯求仁碌碌仕宦。而某謫遠方。前日之約。不能及矣。
良可嘆也。余謂林泉軒冕。雖去就不同。皆有命焉。公曰。然。

孫公談圃卷上終

孫公談圖卷中

林英年七十致仕。起為大理卿。氣貌不衰。如四五十歲人。或問何術致此。英曰。但平生不會煩惱。明日無飯喫。亦不憂。事至則遣之釋然。不留胃中。治獄多所全活。若有所見者。豈其陰相耶。

馮大參京嘗患傷寒已死。家中哭之已而忽甦。云。通往五臺山。見昔為僧時。室中之物皆在。有言我俗緣未盡。故遣歸。因作文記之。屬其子。他日勿載墓誌中。

王清昭應宮丁晉公領其使監造土木之工。極天下之巧。繪畫無不用黃金。四方古名畫皆取置壁龕廡下。以其餘材建五岳觀。世猶謂之木天。則王清之宏壯可知。王清宮道院則今萬壽觀是也。後王清五岳皆焚。獨道院在。丁之董役也。晝夜不息。每畫一拱。燃蠟炬一枝。儲祥宮太宗建之。為民祈福。神宗以其地屬震。欲新之。至元祐初落成。宮人陳衍領其事。凡當用黃金處皆以丹朱代之。宮成兩宮臨幸。肆赦。

蔡確安陸詩吳處厚告於朝。臺官唯李公擇言不宜長此風盛。陶言無意餘持兩端。故謫。辭用首鼠對寒蟬之句。諫官四人。朱光庭吳安詩劉安世梁燾。文章排論兩